



YOU DU KANG AI
YU WU DU KANG AI


有毒抗癌 与无毒抗癌

我的医学思考

谢文纬 著

“十年磨一剑”

我研究中医无毒自然抗癌法已有20个年头，
现在终于可以把自己的经验、病例、观点整理出来，
同时将我对医学的其他思考一并奉献于世。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YOU DU KANG AI
YU WU DU KANG AI

有毒抗癌 与无毒抗癌

我的医学思考

谢文纬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有毒抗癌与无毒抗癌 : 我的医学思考 / 谢文纬著. — 北京 : 新世界出版社, 2011.3

ISBN 978-7-5104-1663-7

I. ①有 II. ①谢 III. ①癌—中医治疗法 IV. ①R27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23216号

有毒抗癌与无毒抗癌——我的医学思考

作 者: 谢文纬

责任编辑: 张世林 陈晓云

装帧设计: 兆远书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100037)

总编室电话: + 86 (10) 6899 5424 68326679 (传真)

发行部电话: + 86 (10) 6899 5968 68998705 (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 <http://www.nwp.cn>

本社英文网址: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版权部电话: + 86 (10) 6899 6306

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9×1194 1/16

字 数: 200千字 印张: 14.5

印 数: 1-4000册

版 次: 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1663-7

定 价: 30.00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序言

自序

有毒抗癌与无毒抗癌 11

- 对有毒抗癌治疗的评估 /12
- 从两个病例看有毒抗癌 /14
- 一个美国人战胜癌症的故事 /17
- 无毒抗癌的依据和机理 /19
- 中医无毒自然抗癌法的最佳治疗时机 /23
- 中医能否治愈癌症 /25
- 一个恶性淋巴瘤病人的求医经过 /29
- 一位甘肃老汉的治癌经过 /34
- 说服病人选用无毒抗癌法有时会很难 /35
- 用中医无毒抗癌法配合西医治疗成功的病例 /38
- 带瘤生存的治疗 /42
- 期待西医对中医的认可与合作 /47

老人肺炎的死亡率为何如此之高 51

- 亲临西医的治疗 /52
- 我治疗老人肺炎的经验 /55
- 与西医交流沟通 /58
- 西医退热药的弊病和我治疗高热的经验 /60

中西医之我见 63

- 西医与中医原本都是自然医学 /64
- 自然医学最初实为一体 /66
- 西医的发展 /68
- 西医治疗疾病的特点 /70
- 中医的尴尬 /72
- 探究中医不为理解的原因 /73
- 中医的起源 /76
- 中医治疗疾病的特点 /79
- 中西医的不同与互补 /80
- 中西医治疗癌症的互补 /85

我的中医之道 91

- 药有个性之特长 /92
- “气”是阴阳和谐之力 /94
- 运用中药的阴阳之法 /96
- 中药的时辰用药 /101
- 方有合群之妙用 /102
- 阴阳之道是中医的核心 /104

- 脉诀阴阳 /105
- 中医阴阳的定性定量 /107
- 阴阳平衡是中医治疗之本 /109
- 河图是中医阴阳五行理论之源 /111
- 阴阳五行在人体表现为一气周流 /115
- 调五脏之气是中医治疗之常法 /119
- 调中气 /120
- 调肝气 /124
- 调心气 /127
- 调肺气 /129
- 调肾气 /132
- 辨证与辨病 /135
- 阴阳五行25方 /139

经络的探讨 143

- 古代中医如何认识经络 /144
- 现代科学对经络的认识 /145
- 经络感传现象 /146
- 经络是生物原始的传导系统 /148
- 经络与神经系统的关系 /149
- 气功与经络 /150

目录

Contents

DNA的东方发现 155

- 《易经》与DNA是人类的两部天书 /156
- 太极阴阳 /160
- 阴阳、四象、八卦、六十四卦 /162
- 三易 /167
- 三天八卦 /170
- 四象的相生相克与相合 /173
- 两部天书的对话 /177
- 64个遗传密码与六十四卦的对应 /186
- 六十四卦之间的相生相克相合关系 /187
- 64个遗传密码之间的相促相抑反义关系 /190
- 蛋白质空间结构的东方思考 /194
- 东方数理 /199
- DNA的东方数理分析 /208

我的医学经历 221

- 因病而对医学产生兴趣 /222
- 在“文化大革命”中当兽医 /223
- 回城后开始学习中医 /225
- 年近三十考进中医药大学 /227
- 在美国学习西医时不忘传播中医 /228
- 回国后致力于中医治疗癌症的研究 /230

序言

谢文纬医生为北京中医药大学77届入学的本科生，在毕业前最后一年，他曾在广安门医院肿瘤科实习，毕业后他分配到北京朝阳医院中医科。两年后，他远渡美国学习生物分子细胞学，从事癌症的实验研究，同时在美国的医学院首开中医课。回国后，他创办北京东方癌症研究中心，致力于中医抗癌的临床研究，二十年来，他逐步摸索出中医无毒抗癌的有效治疗方法。

《有毒抗癌与无毒抗癌——我的医学思考》是谢医生通过对临床中医治疗癌症的许多成功病例的总结和医学理论的探讨，提出治疗癌症的新理念，认为无毒抗癌优于有毒抗癌，他提出了中西医结合无毒抗癌治疗的新模式，并认为这应该是未来人类抗癌的主流方向。

本书还对老人肺炎的治疗、中西医比较、中医的精髓、经络的实质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思考，提出了作者的许多独到见解，值得医学界关注。为此，我祝贺他的书能正式出版。

中国中医科学院附属广安门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 张宗岐

2010年12月19日

自序

算起来我的儿子离世已有20年，他在8岁的时候患了脑癌，我为他在京城请了当时最好的脑外科医生，将肉眼所能看到的病灶全部切除，接下来便是常规的放疗和化疗，然而这些先进和昂贵的治疗并没有阻止肿瘤的复发。我永远不会忘记和他生死离别的情景，他的一只纤弱的小手无力地抬起，摸着满我满是胡茬的下巴，苍白的嘴唇却衰弱地吐不出一个字。他曾经是那么相信自己的父亲，他知道自己得了很重的病，但始终认为父亲是一定能把他救治过来的。然而那时的我竟是这样的无能，眼看着自己的亲骨肉，一个小小的生命渐渐向死亡漂去。

作为医生，我为不能救治自己儿子的病而内疚，望着他那枯瘦的身体，我深感西医三大疗法的残酷，特别是这些令人痛苦的打击疗法，依然不能挽救他的性命，同时我也目睹了无数家庭在现代化的癌症治疗面前，最终难逃“人财两空”的悲剧。也就是在那时，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另辟蹊径，研究出痛苦小、副作用少而更为有效的抗癌疗法。

“十年磨一剑”，我研究中医无毒自然抗癌法则已有20个年头，现在终于可以把自己的经验、病例、观点整理出来，同时将我对医学的其他思考一并奉献于世。我过了60岁，在退休的年龄写这本书应该是很有价值的，因为此时自己的医学经历已有40年。我当过兽医，现在是人医；我毕业于中医学院，也曾漂洋过海到西方学习西医；我在美国最现代化的实验室做过医学研究，而更多的时间则是在门诊用中医药治疗病人的疑难杂症。

写书的过程不仅在于总结，还在于研究，在思考中会不断产生顿悟，于是升华成医学的结晶。中国文明博大精深，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是举世公认的，但我们的民族不大喜欢交流，他们习惯于将重要的内容保存起来，秘而不宣。如果写书，写到关键之处，最重要的观点常被隐去，或者表述得含糊莫测。东方人的这种保守态度，最终阻碍了自己经济与文化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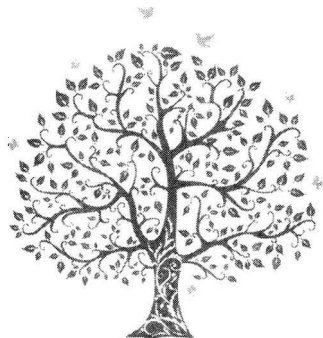
对于中医来说更多是以家为中心传承的，父辈一生的医学经

验要通过儿子传下去，但遇到兵荒马乱的年代，或出现子孙断代，就会使许多宝贵的医学经验带入棺材。在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今天，我唯一的儿子已经病故，这激发我进行了长达20年的抗癌研究，积累了很多宝贵的医学经验，然而我的小女又不学医，因此我没有了传承之路。我的唯一方法便是将我至今对医学的思考，特别是与众不同的见解原原本本写出来，并且努力做到关键之处不隐去，因为我希望这本书能成为传世之作。

我想，这应该是一本对当前医学弊病有着深刻反思和对许多医学难题有着独到见解的学术之作，我努力用通俗的文笔深入浅出地进行表述，相信即使业余的医学爱好者也能读懂。但凡仔细研究过本书的读者，会领悟其中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医学见解，这包括无毒的抗癌理念、中西医比较、经络实质的探讨、DNA的东方思维等。如果你是科研工作者，能够深入到上述有关的章节进行揣摩，就会发现其中的奥秘，并且有可能在相关的科学研究中做出骄人的业绩。

如果你是医生，在认真研读了我的《中医之道》一章后，对中医的理解和运用会有质的飞跃。因为在这一章中，我将自己几十年对中医的理解和认识、中医的精华和真谛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大道至简，当你掌握了其中的要领，在临床上就会应对自如。此外，如果你是个有心的医生，在面临顽疾诸如癌症、非典、甲流时，会在本书中找到战胜这些疾病的可靠方法。

谢文纬



Youdu Kangai Yu Wudu Kangai

有毒抗癌与无毒抗癌

对有毒抗癌治疗的评估

西医的化疗、放疗和中医的“以毒攻毒”疗法，都可称为有毒抗癌治疗，这一直成为整个医学界抗癌的主导思想。在临床上，病人一旦得知自己被诊断为癌症时，往往会产生恐惧的心理，特别是老人和身体虚弱的病人，因为这种恐惧不仅是对癌本身的恐惧，也是对癌症治疗的恐惧。

众所周知，癌症一旦确立，西医治疗的三部曲即手术、放疗、化疗便程序化地开始了。这些治疗不仅是昂贵的，而且毒副作用极大，接受这样的治疗，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实际上就是让自己的身体和长在上面的癌一起接受残酷的打击，一起接受毒性的考验。然而治疗效果如何呢？如实地说很一般，因为大多数的癌症病人最终都难逃“人财两空”的悲惨结局。

西医治疗癌症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主要是采用强攻的打击疗法，虽然西医的手术器械、放疗设备、化学药物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更新换代，但西医的治疗效果至今没有根本的改观和突破。我们只要看一看每年癌症病人的死亡数字就清楚了。

最新的统计资料显示，当今世界每年癌症的新发病人数已经超过1000万，死亡人数超过700万，中国每年患病人数260万，死亡人数超过170万，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中心日前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说，根据目前癌症的发病趋势，2020年全球每年新增癌症患者人数将达到1500万人。

西方医学对癌症研究的资金投入和调动医学抗癌的力量是空前的，但至今没有根本的突破，特别是治疗效果更令人失望。西医治疗癌症的主要手段和半个世纪前差不多，依然是以手术、放疗、化疗为主。西医能够治愈的癌症绝大多数为早期患者，癌症一旦出现转移，即使是邻近的淋巴转移，治疗前景都令人担忧，首先手术会增加癌症进一步扩散的危险。

西医在术后采用的方法是对人体有毒性的放疗和化疗，然而这种有毒的打击疗法首先会将人体自身抗击癌细胞的免疫力降到最低的极限，而对于已经转移的癌细胞来说，放疗和化疗基本上也只能达到相对抑制（或者说是控制）的作用。

根据西医的细胞动力学的原理，放疗和化疗只能杀伤处于分裂期的细胞，然而癌瘤无论生长如何旺盛，它的癌细胞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处于分裂期，总有一小部分或大部分癌细胞处在生长的静止期，这使它们可以逃过放疗和化疗的杀伤，并且变得对放疗和化疗的耐受力越来越强，也就是说变得越来越顽固，这常常成为癌症最终复发并且不能被扼制的根本原因。

当癌症病人一旦选择了西医有毒的打击疗法，尽管这种疗法被现代医学视为最正规的治疗，实际上就是用自己的身体和癌进行赌博，看谁更能耐受放疗和化疗的打击，身体强壮的人耐受的时间会长一些，或者说存活的时间长一些，而身体虚弱的病人原本已被病魔折磨得虚弱不堪，他们又怎能耐受放疗和化疗的不断打击呢？

当然有的病人会以顽强的毅力强行去迎击这种残酷的疗法，他们会在西医的鼓励下，与癌作最后一搏，但结果往往是与癌“同归于尽”。治疗是以病人的生命为代价的，治疗的失败使所有的人感到无奈，唯一能使家人感到安慰的，只是对亲朋好友有个交代，可以向他们说病人身前曾经接受过“正规的医学治疗”，或者说是“最科学”，然而也是最昂贵的治疗，但最终医治无效而病故。

西方医学一直被人们视为最先进、最科学、最现代的医学，然而对于癌症在临床上总是表现出办法不多，他们所能做的是不分青红皂白、不分敌我、不分正常细胞还是癌细胞，用手术、放疗、化疗不断地攻杀，这或许才是真正意义上与癌在做殊死的一搏。已故两次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著名科学家鲍林曾经对西医的放疗和化疗做出过非常精辟和中肯的评论，他认为：“人类各种癌症中，只有5%的病人适合放疗和化疗，但遗憾的是，医学界对于所有的癌症都在广泛地进行放射和化学的治疗，这实在是一种没有治疗的治疗，一种没有办法的治疗。”

对于癌症的治疗，一些老百姓曾对西医与中医有过这样的评论：“西医让人明明白白地死去，中医让人稀里糊涂地活着。”那么事实上每个病人面对生死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是做个明白人死去呢？还是做个糊涂人活着呢？我想真正的智者都会选择后者。然而遗憾的是，我在临床上看到的病人，特别是癌症病人，绝大多数都是选择前者。

从两个病例看有毒抗癌

西医治疗癌症目前发展的趋势仍然是以“有毒抗癌”为特点的打击疗法，西医抗癌的总战略就是“消灭最后一个癌细胞”，20世纪提出手术根治扩大术和大剂量化疗都是基于这个原则。近年来西医功绩显赫的白血病治疗，更是采用超常剂量的化疗，以便无一漏网地消灭所有的癌细胞，然后再用预先备好的骨髓或干细胞移植到病人体内，将虚弱到极点、白细胞近乎零的病人从死亡的边缘拉回来。

这种被西医认为唯一能够根治癌症的方法，虽然充满了传奇的色彩，但这种疗法毕竟有风险，同时也是更为残酷和更为昂贵的治疗。现在西医正在将这一方法推广到其他癌症的治疗，例如，恶性淋巴瘤、肺小细胞癌等，不能不说这代表了目前西医治癌发展的总趋势。

然而西医的这种疗法即使有效，治疗范围仍然有限。因为癌症不同于其他疾病，不仅种类繁多、病因复杂，更为重要的是癌的恶性度大不相同。因此西医的这种在自体骨髓移植或造血干细胞保护下，实施超大剂量化疗的所谓有可能根治的疗法，也只是适用恶性度强、对放疗化疗敏感的少数癌症；对于绝大多数恶性度低、生长缓慢的肿瘤，特别是发病率高的老年癌症病人，这种超级的打击疗法显然是不适宜的。

一个最好的例子便是中央电视台著名播音员罗京，他患了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这是非霍奇金淋巴瘤，因为多发生于中老年人群，也就决定

是一种中等恶性度的淋巴瘤，同时也决定化疗对这种淋巴瘤有一定作用，但很难根治。事实也是这样，罗京前两个疗程的化疗比较有效，接着就无效，出现了耐药，肿瘤迅速扩散。西医的专家们经过研究决定，给他做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供者是他哥哥，所供的造血干细胞与罗京完全配型。

在做干细胞移植前，要进行超大剂量的化疗，首先会使病人的白细胞降到零，这时意味着病人的身体已无免疫功能，此时肉眼所看到的肿瘤全部消退了，西医立刻表现出惊喜，以为是一例成功的病例，然而三个月后肿瘤复发了。虽然罗京求生欲望异常强烈，他坚持做完9次化疗，但复发的癌细胞是在超大剂量化疗下存活的，用普通剂量的化疗何以能杀死它们？所以有毒抗癌这时只能加速死亡。罗京从治疗到病故，只存活了8个月，大大低于同类病常规治疗的存活时间，这应该是一例与癌做拼死一搏的失败病例，对罗京来说是一个悲剧。

事实上，在我所观察到的癌症病人中，凡是享受优越医学条件的高官或巨商，或者本人是西医医生，如果他们完全接受西医治疗，其存活时间常比一般癌症病人短，因为他们在治疗中总是寄希望用强攻的办法“彻底消灭”癌细胞，所以会使用更大剂量的放疗和化疗，结果更加伤害了自己，最终是缩短了生存期，与癌更早同归于尽。

在我以前的记忆中，没有一位西医医生患了癌会完全求助中医，更没有西医医生能尝试我的中医无毒大剂量疗法，尽管有很多西医医生曾向我做过咨询，但他们最后还是会把自已交给西医来治疗。然而有一位西医大夫例外，他是一位军医，我十八岁那年患心肌炎住院治疗，心口总觉得不舒服，姐姐就介绍我找刘从容医生，他虽是西医，但也钻研中医。那时姐姐的肝炎总不好，他就给姐姐开了一种叫“和血丹”的中药，医好了她的病；而我的心脏不舒服，他给我开了“天王补心丹”，也同样医好了我的病，于是我就记住了他的名字，并且把他看成是一位本事高强的医生。

在我28岁那年，从内蒙兵团回到家中，那时我的姨患了胃癌，在北京做了手术和化疗，然后用中药调治。此时的我正在学习中医，对为我姨寻找中医治癌专家的事特别起劲，跑前跑后，挂号取药，从无怨言，自然也



结识了几位医术高明的中医治癌专家。其中有一位民间的中医抗癌专家叫金有景，他是一位方言的语言学家，因为整理民间方言常在全国各地跑，同时也留心收集民间的草药，因此他对许多草药的功效很精通。后来他爱人得了肺癌，医院治疗效果不佳，他竟自己开中药方治好了爱人的病，于是在癌症病人中出名，前来求医者不少。我那时也成为了他家的座上宾，没事就常闲坐在他的家中，有一搭无一搭地与他聊着抗癌的各种奇思怪想，无形中我们成了知己。

那时看病都是免费的，别人请金有景看病，他会摆摆架子，而我每次请他，他都二话不说，欣然答应，所以我曾请他到家中为我姨看过病，并且有很好的疗效。有一天，母亲告诉我，曾为我们看过病的刘从容医生不幸患了胃癌，也是刚刚做完手术和化疗，希望找一位中医帮他调治，我就把金有景介绍给他了。

然而半年后刘医生病故，我问金有景其中的原因，他说和刘医生见面后，他们谈得很好，并且用中药治疗了几个月也有效，只是后来刘医生不听劝告，非要用一个偏方出了问题。据说那偏方是将鸡饿上几天，然后把一定量的水银与食物混匀喂鸡，将鸡的粪便再作为抗癌之药。因此我断定刘医生是因汞中毒而故，他没有跳出有毒抗癌的圈子，虽然希望从中医和偏方中寻找不一样的抗癌方法，但他又误入了“以毒攻毒”的偏方门。

刘医生的爱人也是一位医生，有一天我们在路上碰到，她专门跑回去给我拿了一本中医书，说是刘医生临终前嘱咐她交给我的，虽然这只是一本普通的中医教课书，但刘医生分明是在向我传达一个信息。作为医生，他最后是用自己的生命做实验，本希望能帮助人类找到新的抗癌方法，但他失败了，他给我这本中医书，是希望我在中医中寻找更为有效更为安全的抗癌疗法。时间过去了三十余年，现在我终于创造了中医无毒自然抗癌法，可以安抚刘医生的在天之灵了，同时我把他的故事写在书上，也是对他的纪念。

这是两个有毒抗癌的失败病例，一个失败于现代医学超大剂量的有毒抗癌法，一个失败于使用“以毒攻毒”的偏方，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